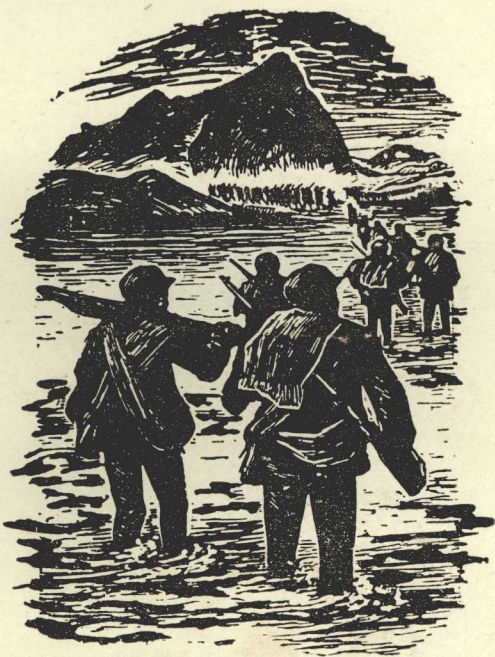


当代军事文学名著导读文库

# 保卫延安

(上)



新疆大学出版社

00138539

当代军事文学名著导读文库

# 保卫延安

(上)

施惠敏 编



290650000

I<sub>207</sub>/212.1.9

新疆大学出版社



00138230

(新)新登字 08 号

当代军事文学名著导读文库

文 城 正 果

(上)

编 者 施 惠 敏

当代军事文学名著导读文库

保 卫 延 安

(上)

施惠敏 编

☆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43.9 印张 878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ISBN7—5631—0835—1/G·475

全套(9 册) 总定价:49.50 元

# 目 录

## 《保卫延安》缩写

|            |                   |    |
|------------|-------------------|----|
| <b>第一章</b> | <b>延安</b> .....   | 1  |
| 一          | 挥师黄河岸.....        | 1  |
| 二          | 依依别延安.....        | 7  |
| 三          | 延河在怒吼 .....       | 15 |
| 四          | 埋伏深山沟 .....       | 19 |
| 五          | 青化砭伏击 .....       | 23 |
| <b>第二章</b> | <b>蟠龙镇</b> .....  | 27 |
| 一          | 彭总吟 .....         | 27 |
| 二          | 董钊梦 .....         | 35 |
| 三          | 军民情 .....         | 39 |
| 四          | 迎新会 .....         | 44 |
| <b>第三章</b> | <b>陇东高原</b> ..... | 53 |
| 一          | 官兵情深 .....        | 53 |
| 二          | 宿营陇东 .....        | 62 |
| <b>第四章</b> | <b>大沙漠</b> .....  | 68 |
| 一          | 挥汗行军 .....        | 68 |
| 二          | 沙漠心祭 .....        | 73 |
| 三          | 喜逢毛主席 .....       | 79 |
| 四          | 激战三岔湾 .....       | 82 |
| 五          | 手足情 .....         | 87 |
| <b>第五章</b> | <b>长城线上</b> ..... | 92 |
| 一          | 塞北孤雁 .....        | 92 |

|   |            |     |
|---|------------|-----|
| 二 | 孤军作战 ..... | 96  |
| 三 | 舍身掩护 ..... | 104 |
| 四 | 伤后情深 ..... | 112 |
| 五 | 智取粮站 ..... | 117 |

## 上编:《保卫延安》缩写

### 第一章 延安

#### 一 挥师黄河岸

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西北风滚过白茫茫的山岭,旋转呼啸。黄灿灿的太阳光透过干枯的树枝牙照在雪地上,花花点点的。山沟里寒森森的,大冰凌象帘子一样挂在山崖沿上。

山头上,山沟里,一溜一行的战士、战马和驮炮牲口,顶着比刀子还利的大风前进。有些战士抓起把雪往嘴里填;有些战士把崖边上的小冰凌锥用刺刀敲下来,放在嘴里吮着。他们的灰棉军衣都冻得直溜溜的,走起路来圪察察响。因为他们晚间是在雪地里过夜的。

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奉命从山西中部出发,不分日夜向西挺进。他们,象各战场的人民战士一样,从人民解放战争开头到如今,没日没夜地奋战了八个来月。目下,他们要去作战的地方,环境将更艰苦,战斗将更残酷。

枪不离肩马不离鞍,战士们急行军十来天,赶到了黄河畔。

黄河两岸耸立着万丈高山。战士们站在河畔仰起头看,天象

一条摆动的长带子。人要站在河两岸的山尖上，说不定云彩就从耳边飞过，伸手也能摸着冰凉的青天。山峡中，浑黄的河水卷着大冰块，冲撞峻峭的山崖，发出轰轰的吼声。黄河喷出雾一样的冷气，逼得人喘不上气，透进了骨缝，钻进了血管。难怪扳船的老艄公说，这里的人六月暑天还穿皮袄哩！

纵队的前卫部队在沟口里的山岔中集结，准备渡河。蒋匪的五六架美国造战斗机，在黄河渡口上空盘旋侦察，俯冲扫射；枪声、火药味，加上黄河的吼声，让人觉得战场就在眼前，让人感到一种不寻常的紧张。

旅长陈兴允骑马从山口里驰出来，眼前就是黄河，他急忙勒住马。那匹高大肥实的枣红马，抖了它通身上的汗水，竖起耳朵，对黄河嘶叫了几声。又扬起尾巴猛摆头，两个前蹄在地上刨着，象是陈旅长一放缰绳，它就会腾空而起，纵过黄河。

陈旅长跳下马，把马交给身后的通讯员。他向前走了几步，习惯地看看左右的山势。接着，双手帮在腹前，长久地望着那急湍的浪涛。

团参谋长卫毅和第一营教导员张培，从山口出来走到陈旅长身边。

卫毅和张培站在一起，看来满有意思。卫毅，脸方，眉粗；身材高大结实，肩膀挺宽，堂堂正正的，不愧是个山东大汉。张培呢，比卫毅低一头，身体单薄，脸膛清瘦，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他负过四次伤，流血多，身体单薄。这么，看外表，谁也不相信他是过了十年战斗生活的人。

陈旅长说：“我们在黄河上来回过了多少次啊！黄河跟我们是老交情的。”这愉快、爽朗的声调，是卫毅他们听惯了的。敌人的五六架飞机，从黄河上空俯冲下来，扔了几颗小型炸弹，扫

射了一阵子，怪叫着钻到云彩里去了。

陈旅长脸上闪过严峻的气色，说：“我们得抓紧每一分钟往前赶。西北形势严重，非常严重！”

他把敌人的阵势讲了一番。八年的抗日战争，打得多么苦啊！可是一场大战刚完，中国人民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凭借四百三十万兵力和经济优势，把没有飞机坦克、大炮很少的一百二十万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根本不放在眼里。在去年六月底，以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了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其势汹汹，不可一世啊！敌人以为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举杯庆祝胜利了。可是，我解放区军民，挺起胸膛，英勇而坚决地展开了自卫作战。八个多月，为了使自己保持主动地位，我们放弃了不少地方和一百多座城市。可是，作战一百多次，消灭敌人七十多万，迫使敌人从三月份起，放弃了“全面进攻”，只好集中重兵，在山东和西北发动什么“重点进攻”。现在敌人几十万人马正向山东疯狂进攻；我们西北哩，敌人总共动员了三十多万军队，用在第一线的军队就二十几万。三月十三日，南线，胡宗南的十四五万军队，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向延安进攻。西线，马鸿逵、马步芳，正向我陇东分区（系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分区，包括庆阳环县合水等县。）三边分区（包括定边安定等县。）载入。北线榆林的敌人，准备向我绥德、米脂县一带进攻。这就是说，敌人从四面八方可天盖地的扑来了！

卫毅和张培看看陈旅长那黑沉沉铁一样的脸色。这脸色，是他们每次在部队发起攻击的时候常见的。

陈旅长望河西面黑压压的山，低声而沉重地说：“前面摆着更大的考验啊，同志们！”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保卫延安！”

“保卫陕甘边区！”

“打退敌人的进攻！”

战士们的喊声，黄河的浪涛声，汇成巨大的吼声。这吼声，就象三更半夜里，突然雷响电闪、狂风暴雨来了似的。

陈旅长、卫毅、张培回头望去：集结在山口里的部队，利用渡河前的时间，分别举行干部会议、党员会议、军人大会，进行战斗动员。

在一个连队前面，有个连长模样的人，胸脯抢前，扬着手，大声喊：“同志们，我们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陈旅长觉得，战士们浑身全紧张了，象是那讲话的人在战士们心里放了一把火！

那个队前讲话的人，指着黄河喊：“同志们，我们马上要渡河。……敌人正向延安进攻。同志们，延安，那是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了十几年的地方呀……民主圣地延安，全中国全世界谁不知道……”

战士们都瞅河西的大山。有些个战士，站起来又坐下，象是要说什么。

陈旅长指着战士们面前讲话的人，问：“那是谁？啊，对咯，那是周大勇。”他望着卫毅和张培说：“是咯，要随时向战士们说明，我们到陕甘宁边区作战的意义。”他低头沉思，有些激愤。“前去的路子是艰难的。但是，你们要给战士们特别说明：“毛主席在西北亲自指挥我们作战，这就是胜利的最大保证。好吧，你们立刻去组织战士们渡河。我去看看司令员是不是上来咯！”

卫毅迈开稳实的大步，向河边走去。他走了几步，回头看：张

培还站在原地望着河西陕甘宁边区的千山万岭，眼睛一眨也不眨，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颤动。

卫毅喊：“张培，走哇！你们营马上就要渡河。”

张培缓缓地走到卫毅跟前，嘴唇有点抖动，说：“参谋长！我，我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延安去。”

卫毅瞅着张培，心里也在翻腾，说：“张培，着急没有用。……我们要去和敌人干一场，要结结实实和它干一场！”他举起右拳，从空中猛地劈下来。

长城外刮来的风，带来满天黄沙。战士们向渡口边移动，风把衣服吹得胀鼓鼓的，沙子把脸打得生痛。

大风卷起黄河浪，冲撞山崖，飞溅出的水点子，打在战士们身上、脸上。河上游，有几只小木船，乘风顺水下来了。它们有时爬上象山峰一样高的浪头，接着又猛然跌下来；有时候被大漩涡卷起来急速地打转转，象是转眼就要覆没了，可是突然又箭一样的破浪前进了。船上的水手，“嗨哟——嗨哟——”地呐喊，拚命地摇桨，和风浪搏斗。

河岸上挤满准备渡河的部队、战马和驮炮牲口。有许多战士齐声向扳船的人喊：“扳哟——加油啊！扳哟——加油啊！”有几头高大的驮炮骡子，被人们的喊声和黄河的吼声吓得在河滩里胡跳乱蹦。炮兵战士在追赶跑脱的骡子。

指挥员们都非常忙迫地布置过河的事情。参谋工作人员来回奔跑。通讯工作人员，有的骑着马去传达命令，有的在检查河边刚拉好的电线，有的背着电话机正把电话线从山口向河边拉。

第一营营长刘元兴，把帽子拿在手里抡着，吼喊：“通讯员！喊一连连长来。跑步！”

小通讯员一忽溜，向后边跑去了。约有两三分钟的光，通

讯员跟一个青年指挥员跑来了。

这个青年指挥员跑到营长跟前，左手按住腰里摆动的驳壳枪，脚后跟一靠，敬了礼。端铮铮地站在营长身旁，等候吩咐。

刘营长没还礼，也没吱声，脸色黑煞煞的，很恼火。他回头把第一连连长周大勇瞅了一眼，象是满肚子火气消了大半。他想：“行！不管把什么任务交给他，保险出不了漏子。”

周大勇长得很匀实，肩膀挺宽，个子不算顶高，可是比中等个子的人高出半头，长方脸儿，两道又宽又黑的眉毛下，有一对顽强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站在营长身边象在地上扎了根，让你觉得，就是上去三五个小伙子，也休想推动他。

刘元兴搓着手，说：“吕梁山上冷，黄河边要冷！”

周大勇说：“营长，蹦几下满身是火。”

刘营长说：“嗨！年纪不饶人。我要象你那样年纪，又有你那一彪个子，就跳到冰窟窿里也不害怕！”

周大勇笑了：“七老八老，你才三十四呀！”

“那也比你多吃十年饭啊，同志！”

敌人飞机在河对岸疯狂地俯冲、扫射。刘营长望着翻腾的黄河，说：“狗娘养的，你再扫射还能挡住老子过河？周大勇，你们连队先过！”

“我巴不得有这一声命令。”周大勇眼里闪着按压不住的热情。

刘营长问：“战士们把伪装圈做好了吗？”

“做好了。”

刘营长看了一下表，说：“现在是下午两点。旅首长命令，今天黄昏咱们旅一定过完。好啊，你立刻带部队来！”

“行！”周大勇敬了礼正要转身走。

刘营长说：“别忙！你们连队一过去，就摆在对面山头上，组织对空射击。”他指着飞机又说：“这些吃冤枉的家伙是顶怕死的，你摆起机枪摔它两梭子，它飞得可高啦。哦！看，船拉下来了。快，快带部队来过河！”

全纵队的人马渡过黄河，由东朝西，直向延安方向进军。敌人飞机顺着窄狭的山沟扫射、轰炸，想阻止我军前进。战士们在敌人飞机扫射的时候卧倒，飞机转过去的时候又爬起来走。

川道里，拥挤着撤退的人、车辆、毛驴和耕牛。敌机的疯狂轰炸、扫射，使无辜的老百姓倒于血泊之中。周大勇和战士们滚沸的血在全身冲激，他们急于向侵犯延安的敌人开火。

三月十九日，部队已开进延安正东八十里的甘谷驿小镇。

## 二 依依别延安

延安，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过。城东的宝塔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城东北的清凉山上有万佛洞和四季长青的松柏。在这些名山、宝塔的映衬下，延安城显得格外庄严、美丽。

延安，这个挨长城靠黄河的古城，象井冈山和瑞金一样万古不朽。在那狂风暴雨的年头，有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是跟延安的名字联系在一块的。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往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在延安城边的延河畔，住了十来年。

党中央和毛主席住在延安，延安就成了中国的核心，成了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成了胜利的发源地。

芦沟桥上炮声响了，祖国在血跟大火中飘摇。千千万万的人，象潮水一样流向延安，寻求救国的道理。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抚养了这千千万万的人，并给了他们制胜的思想武器。中国人民靠着这制胜的武器，才坚持了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强盗。

日本强盗垮台了，美国强盗又来了。美国强盗，指挥蒋介石烧起了内战的大火。

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在延安，指导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进行猛烈的斗争。

这时光是：“中国人顶的一块天，北边明来南边暗。”但是，在黑暗中受苦受难的人，时常听见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延安发出雄伟坚强的声音。这声音，划破黑暗的天空，照亮了生活跟斗争的道路。

党中央和毛主席住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就成了圣洁的乐园，人们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往年，秋田下来，陕甘宁边区各地的劳动英雄、农民代表，就拿上瓜果菜蔬，到延安给毛主席报告丰收的喜讯。毛主席和工人、农民，常常在这山青水秀的地方，谈论生产方法跟收成的好坏。毛主席也常常在清朗朗的延河边散步，思考中国人民的现在跟将来。

毛主席住的窑洞对面的山头上，一早一晚就漫过牛群、羊群。农民和牧人常常望着毛主席那窑洞的窗子，唱着歌颂自己伟大领袖的曲调。

毛主席在那青山绿水间的窑洞中，为中国人民解放进行了伟大的工作。毛主席在那朴素的住宅中，写出了许多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著作。

夏秋交接的季节，是陕北最好的时日。早晨大雾罩着延安，

罩着延安城周围的山川和流水,几十步远,就什么也看不清。雾气里,牲口的铃铛声怪中听地响着,报告一天劳动的开始。远处,雾气罩着的山头上,有人唱起了“信天游”。这朴实优美的歌声,是在歌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功劳,歌唱劳动的愉快,歌唱美好的生活,歌唱幸福的爱情。红艳艳的太阳光照射在宝塔山尖上的时光,雾气象幕布一样拉开了,延安城渐渐地显在太阳光里。城周围的山坡上、沟渠里,一片一片的人在听课,在讨论学习中的疑难。

肥实的山羊绵羊,在山坡上追逐跳蹦。放羊娃,坐在长着野花的山头上,吹起了梅笛儿。满山的谷子、高粱,随风摇摆。川道里的果树林边,坐着的老年人,边捻毛线边哼小曲。有时候,谁家的姑娘,牵着一头牛或是一对对的绵羊在河边饮水。她一边摩着自己的家畜,一边呆呆地看宝塔倒在河里的影子;那塔影随着水的波纹在抖动哩。

太阳落山时光,延安是一片欢乐的歌声。青年们在延安城边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有的人,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窑洞下边散步。

延河边成群的萤火虫飞窜开来的时光,延安又沉入广阔深刻的思想里了。

夜里,延安城四面的山上,一层层窑洞的窗子上,一排排的灯光闪亮。你站在延安城向四面山上望去,直觉得四面都是万丈高楼。在那万千个闪光发亮的窗子里,人们正用全部精力工作学习,思考真理。最重要的是,在这万千闪亮的窗子里,有毛主席和他的战友正在那灯光下,思考全中国,思考全世界哩。

天上有晶亮的星星,地下有朗朗的流水声。民主圣地——延安的夜晚,该多美啊!

可是，如今——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夜里，空旷的延安城躺在寒森森的黑暗里。城南、城北，被敌人飞机轰炸倒的房子，已经烧了好几天，房屋的木料早烧光了，晚上只有点点火星在天空飘飞。街上除了准备最后撤退的治安工作人员和一群群由青年农民组成的自卫军以外，机关工作人员、学生、老百姓，撤退得连一个也不见了。没有歌声没有笑语，往日四面山上的万盏灯光也不见了，只有延河的水还照常不息地向东流去。

十八日后半夜，有很多西北野战军的队伍，从延安南川涌上来。他们是才从南线撤退下来的。一道道的手电光，划破了无边的黑暗。战士们趁着电光，看那城墙上、石崖上写着的字：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我们要把蒋胡匪军埋葬在延安！”

“民主圣地延安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

战士们默默不语地行进着。他们的脚步是沉重而缓慢的，仿佛他们有意放慢脚步，在这延安城里多走一阵。部队行列中，有时传出了一些悲愤而短促的叹息声。有一个战士，身上还有火药味，头上绑着绷带，绷带上渗出了血。他边走边用手摸延安的城墙。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要求他的战友，停住脚步，放下担架，给他揭开被子，他要看一看延安。从他说话的声音听来，他象是刚刚从昏迷状态里苏醒过来。

部队穿过延安城，分成两股：一股顺延安西川流去了，一股顺延安东川流去了。

延安北门外，王家坪村边，站着许多威严的哨兵。王家坪沟口那片桃树林子跟前，有许多军事机关的人员，在等候出发命

令。他们，有的人站在马匹和文件驮子旁边，有的在桃树林里来回走动，有的坐在桃树下的石桌旁边低声谈话。

桃树枝快吐绿芽了，喷出香味，带来春天的气息。一个小通讯员，折下一节桃枝放在鼻子下边闻着。

王家坪半山坡一个窑洞的窗子，让灯光染成淡红色。沟口等着出发命令的人，不停地望着那个窗子。

远处传来一阵阵沉重的爆炸声和机关枪的响声。

突然，有六个骑马的人，从延安南川上来，穿过延安城出了北门，向右首一拐，催马过延河。他们下了马；其中有两个人把马交给别人，穿过桃树林，向王家坪的山坡上走去。

两个骑兵通讯员，拉着马在河边来回。两个干部模样的军人，一人点起一支烟，站在河边。他们不停地望着王家坪半山坡那闪亮的窗子。

“天快明了。天明敌人就可能到延安。可是彭副总司令还在那里！”这人转身向身后的人：

“咱们旅长、政治委员去见彭总，时间该不会长吧！”

“怎么会长？这是什么时候呀！”

两个干部好一阵工夫都默默不语，象是各人都集中注意力，在看自己手指中间那红星星的烟头。其中一个人粗粗地出了一口气，象是很恼火。

“我们在延安以南和西南抗击了这几天，是够敌人呛的！”

“我们的战士是很英勇啊！南线，胡宗南向我们进攻的兵力，有十四五万。我们一共五千人，就抗击了七天，杀伤敌人五千多，又打死了四十八旅旅长何奇。不过，最关紧要的还是我们抗击部队争取了时间，掩护了党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群众安全转移。就这一下，便敲碎了敌人企图突然袭击延安、打击我们党中



央的阴谋。

“我们打是打得很好，但是还要撤退……有什么办法？战争需要这样嘛……再过两三个钟头，延安就可能落到敌人手里！这无论如何是让人难受的！”这位军人用手轻轻地搅着河水，独自说：“唉！延河啊，延河……”

他们不由得眼光就转向左前方的山岭——党中央和毛主席住过的杨家岭和枣园村。其中一个人说：

“我们中央机关和毛主席，大概撤退到延安北边什么地方了！”

“现在，我们能最后再去看看杨家岭和枣园村，——”

“嗨，灯光！”

他们正前方王家坪的山根下，在桃树林的跟前，有灯光闪亮：一盏，两盏，三盏……”

天地间是黑漆漆的一片。河两岸是黑糊糊的大山。远处，闷声闷气的爆炸声滚过天空，空气中还有硝烟味。沉默的延安城，象在思考着马上就要来到的灾难。可是在这样情景下，人们看见了灯光，那样明亮的灯光。这景象，让人想起茫茫的大海里，有一艘挂着桅灯的轮船，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乘风破浪，按照航线，向它的目的地驶驰。

灯光，从这几个军人面前二十多公尺远的地方闪过去了。他们看清了：那是一条长长的队伍行列。行列前头，有人提着几盏马灯。行列中间是驮电台、文件、行李的骡马；最后边走着的人象是战斗部队。

这一支队伍的出现，给延安城周围带来非常严肃的气氛。他们走得很慢很整齐。人们可以听见镇静的脚步声，夹着延河的流水声；兵器轻微的撞击声，战马的铁掌声。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象